



罗马法民法大全翻译系列

CORPUS IURIS CIVILIS

DIGESTA

学说汇纂

(第二十二卷)

利息、证据、对法的不知

胡东海 译

[意] 腊 兰 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罗马法民法大全翻译系列

CORPUS IURIS CIVILIS

DIGESTA

学说汇纂

(第二十二卷)

利息、证据 对法的不知

胡东海 译

[意] 腊 兰 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说汇纂. 第22卷, 利息、证据、对法的不知 / (古罗马) 优士丁尼著; 胡东海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620-5849-6

I. ①学… II. ①优… ②胡… III. ①罗马法—文集 IV. ①D904.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6690号

-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010-58908285 (总编室) 58908334 (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 印 张 4.875
- 字 数 97 千字
-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18.00 元



**OSSERVATORIO SULLA CODIFICAZIONE E SULLA
FORMAZIONE DEL GIURISTA IN CINA NEL QUADRO
DEL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 "TORVERGATA"

"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

DIPARTIMENTO IDENTITÀ CULTURALE DEL CNR

UNIVERSITÀ DELLA CINA DI SCIENZE POLITICHE E GIURISPRUDENZA (CUPL)

Volume stampato con il contributo dello stesso Osservatorio

DE USURIS, PROBATIONIBUS ET IURIS IGNORANTIA

Traduzione in cinese con latino a fronte

A cura di Sandro Schipani

Professore Senior di Diritto Romano, "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

Traduzione in cinese di Hu Donghai

Professore Associato di Diritto civile nella Zhongnan Università di
Economia e Diritto

Con collaborazione di Lara Colangelo

Ricercatrice della "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

Con collaborazione del Centro di Studi sul diritto romano e Italiano

UNIVERSITÀ DELLA CINA DI SCIENZE POLITICHE E GIURISPRUDENZA (CUPL)

序 言

1. 第 22 卷属于《学说汇纂》第四部分（第 20 ~ 27 卷），它也属于由 17 卷书组成且均被称作“单行卷”的那组。该卷讨论了利息、孳息、海运借贷、书证、证人、证据和推定。在关于《学说汇纂》的批准的 Tanta 敕令（Cost. Tanta 5）中，优士丁尼指出，与前面两卷（第 20、21 卷）一样，该卷在内容上更接近第三部分；该部分涉及的是应当给付的物，也就是债。我们还将看到，由于问题的类似性，该卷中也穿插了与物权保护相关的问题的论述。

就如其他卷那样，该卷书也未清晰地显现关于讨论对象的共同点，以至于在永久告示中不存在对应的标题，在法学阶梯中也没有相应的论述。然而，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前两章的共同点在于除主物之外还应当被给付的附属物；随后三章的共同点在于证据和推定。

这卷书的编排很少援用告示评注方面的著作，而这类著作在其他卷中经常被引用。在这卷书中，片段多是从其他类型的著作，如《问题集》、《解答集》中截取的，其中援用较多的是帕比尼安的著作。此外，在大学

教育层面，这卷书的内容被安排在第四年的课程中；也就是，它应当由那些即将完成培养计划的学生来学习，这些学生已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将被称作“法律问题的解决者”（Cost. Omenm. 5）。

2. 即使我会降低波蒂埃关于重新编排这卷书中的片段的建议的价值——因为我不打算援引他参照过的其他卷或法典中的片段，我仍认为，就如我在其他卷的序言中所做的那样，在此提出该建议也是有益的。^{〔1〕}另外，即使这种编排建议所依循的解释进路有待进行批评性的修正，事实上，该建议仍是对原始文献进行“重读”的出发点。这种重读，通过教科书作者的补充完善，有助于法国的法典制定的理论准备。基于该编排建议，随后进行了原始文献的其他“重读”：德国潘德克顿学派的重读、现代添加学派的重读和历史学派的重读等。该编排建议对我们也并非没有意义，它以十分直接的方式促成了我们的共同“重读”：这种重读应该从文本的法律意义出发，由此它将开启共同法和作为其分支的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D. 1. 1）的法律体系及其原则的连续性建构的图景。

这卷书中也包括一些可实现该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原则。

3. 第一章涉及三项议题：利息、孳息和迟延。但波蒂埃将孳息放在利息之前论述，就好像利息也属于孳息。我保留了原始的顺序，这是因为，即使利息在一些情况下被

〔1〕 参见 R. J. Pothier, *Pandectae iustinianae in novum ordinem digestae*, 1748 ~ 1752; 以及我在第 4 卷序言中对这种选择及其限定所作的简短说明。

认为替代了孳息，但利息并非孳息。古罗马的基本观念在于：金钱不产生孳息；在商事合同的情形下，为使金钱债务包括利息，必须有专门的约定；这种约定受诚信保护。利息所具有的约定的本质特征，使得从十二表法（Tab. 8.18）开始，法律经常介入其间并对之进行限制。但法律时常被规避，故而法律政策的干预被一再重提。我们知道，仅适用于市民之间的法律被认为也适用于异邦人的首个问题就是关于利息的，以此来防止市民欺诈性地作为异邦人的中间人来规避法律。^{〔1〕}

关于利息，该章探讨了哪些情形适于产生利息（D. 22. 1. 15, D. 22. 1. 9. 1, D. 22. 1. 17pr., D. 22. 1. 12, D. 22. 1. 3. 4, D. 22. 1. 17. 8）；探讨了利息的不同类型：①约定利息（D. 22. 1. 30, D. 22. 1. 6pr. -1）。对于约定利息，考察了其合法限额（D. 22. 1. 31, D. 22. 1. 41. 2, D. 22. 1. 44, D. 22. 1. 9pr., D. 22. 1. 29, D. 22. 1. 20^{〔2〕}）、利息从何时起算（D. 22. 1. 40；D. 22. 1. 41. 1, D. 22. 1. 7, D. 22. 1. 35）、利息可以被免除（D. 22. 1. 13）。②没有约定，可能也应当支付利息。对此，探讨了在哪些合同或准合同中，即使没有约定，对于迟延仍应当支付利息（D. 22. 1. 32. 2 -3, D. 22. 1. 34, D. 22. 1.

〔1〕 关于这项法律，参见 Liv. 35. 7；S. Schipani, *Livio 35, 7*；Gaio D. 13. 4. 3 e il problema del debito internazionale, in *L'usura ieri e oggi*, a cura di S. Tafaro, Bari, 1997, 271 ss.

〔2〕 应当注意的是，不仅在较古老的时期由民众会议通过的法律对利息进行限制，优士丁尼以及他之前的多位皇帝也均通过谕令持续不断地限制约定利息的额度。相关的谕令主要在 C. 4. 32 中。其中，关于利息超过本金的禁止，参见 C. 4. 32. 27. 1；关于复利的禁止，参见 C. 4. 32. 27. 1。对于这些禁止规定，还可参见 D. 12. 6. 26 关于非债清偿的返还的规定（参见翟远见译：《学说汇纂》第 12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6pr. , D. 22. 1. 17. 5) ; 或者, 在没有约定以及在发生迟延之前的情形, 基于合同性质或债权人的优先权, 也应当支付利息 (D. 22. 1. 1. 3, D. 22. 1. 17. 5 - 6, D. 22. 1. 43, D. 22. 1. 16. 1) ; 在没有约定的情形, 出于什么原因应当支付利息以及利息率是多少 (D. 22. 1. 1pr.) ; 没有约定仍应支付的利息何时停止计算 (D. 22. 1. 1. 3 - 4, D. 22. 1. 1. 2, D. 22. 1. 41pr.) 。^[1]

关于孳息, 我们首先来看 D. 50. 17. 121。该片段明确了金钱的利息不属于孳息, 这是因为, 利息基于债而产生, 而非从实体意义上的物 (金钱) 中产生。由此可知, 租金也仅是类同于孳息 (D. 22. 1. 36), 它被认为是法定孳息。本义上的孳息可分为通过劳务获取的孳息和自然孳息。关于后者, D. 50. 17. 31 指出草场的草就是孳息, 只需收割就可以了。

就本序言而言, 应当注意的是, 该章探讨了在不同类型的主张物权的诉讼中是否以及从何时起应当交付孳息和其他物, 对此, 一般区分存在善意占有人的情况 (D. 22. 1. 25. 1 - 2, D. 22. 1. 48) 和存在恶意占有人的情况 (D. 22. 1. 25pr. , 对此还要加上 D. 41. 1. 48) ; 随后探讨了对于哪

[1] 利息问题在《学说汇纂》其他很多地方都有论述。关于该问题的专题性讨论, 参见 Paolo; *Libro unico sugli interessi*, 对此可参照 D. 22, 1, 17。关于该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讨论, 参见 G. Cervenca, *Contributo allo Studio delle 《usuræ》 c. d. legali nel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69; R. Cardilli, *Il periculum e le usuræ nei giudizio di buona fede*; M. Solidoro Maruotti, *Sulla disciplina degli interessi convenzionali nell'età imperiale*, entrambi in *L'usura ieri e oggi*, cit., 11 ss., 177 ss.; A. Petrucci, *Profili giuridici delle attività e dell'organizzazione delle banche romane*, Torino, 2002, 67 ss.

些物应当返还孳息以及返还的范围；还分析了混合诉讼（D. 22. 1. 38. 14）、对人诉讼（D. 22. 1. 38 pr. - 3. 6. 4. 12. 16）、禁令（D. 22. 1. 38. 10 - 11. 13. 5）、取得不属于我们的物的诉讼，并区分究竟是严格法审判（D. 22. 1. 38. 7, D. 22. 1. 2）还是诚信审判（D. 22. 1. 38. 8 - 9. 15, D. 22. 1. 14pr., D. 22. 1. 39, D. 22. 1. 8; D. 22. 1. 5）；直到何时均应交付孳息（D. 22. 1. 3pr. - 1）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计算（D. 22. 1. 46）。〔1〕

关于迟延，一般区分债务人的迟延与债权人的迟延。对于前者，它以有效债权的存在为前提，该章讨论了其不同方面的问题：D. 22. 1. 32pr. - 1, D. 22. 1. 21 - 23pr., D. 22. 1. 24pr., D. 22. 1. 47 - 48, D. 22. 1. 24. 2, D. 22. 1. 23. 1, D. 22. 1. 17. 3。〔2〕

4. 第二章的标题是“关于海运借贷”，它是本义消费借贷的一种形态。消费借贷是在 D. 12. 1 中讨论的，而此处我们面对的是消费借贷的一种特殊形态：虽然金钱以消费借贷的形式被给予，但其目的在于，金钱（或者用这笔金钱购买的货物）应被运往海外使用。消费借贷的这种形态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并非从受领金钱时起，而是从海船

〔1〕 关于孳息，参见 R. Cardilli, *La nozione giuridica di fructus*, Napoli, 2000, particolarmente 369 ss.

〔2〕 该章关于迟延的讨论是片面的，此处并未展开对债权人迟延和迟延效果的讨论；该章显然对这种讨论并无兴趣。另外，此处所引片段并未包括该章所有关于迟延的片段，这是因为，在其他问题（尤其是利息问题）中，有些片段已经被提及了，如 D. 22. 1. 38. 1。对此可参见 G. Segré, *Miscellanea esegetica*, in *Scritti di G. Segré*, 2, rist., Torino, 1973, 513 ss.；关于迟延的概述，可参见 A. Montel, *La mora del debitore, requisiti nel diritto romano e nel diritto italiano*, Padova, 1930；C. A. Cannata, *l'inadempimento delle obbligazioni*, Padova, 2008.

抵达目的地时起, 风险由借款人承担。此外, 由于普通消费借贷是指可替代物的给予以及由此包括的一项返还同样数量的物的义务, 故而它从本质上不包括关于利息的约定; 事实上, 在普通消费借贷中, 为约定利息, 需要完成以此为目的的庄严的要式口约。然而, 在海运借贷中, 由于其本质上的商业特征, 人们可通过简约来约定利息, 并且, 这种利息可超出法定数额。

该章探讨了海运借贷合同的本质 (D. 22. 2. 1, D. 22. 2. 3, D. 22. 2. 6)、海运借贷的利息的特殊性 (D. 22. 2. 7, D. 22. 2. 4pr.)、通常附加的惩罚性的要式口约 (D. 22. 2. 4. 1, D. 22. 2. 9, D. 22. 2. 2)、与海运借贷相近的消费借贷的其他类型的合同 (D. 22. 2. 5pr. - 1)。

5. 第三章涉及证据和推定, 它们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对此, 还应参照 C. 4. 19。

证据手段可以是书证、证人证言、专家意见、众所周知的事实、审判机关的调查、当事人的同意和法官要求原告作出的关于争议物的宣誓 (以此可评估争议物的价值)。在优士丁尼时期, 证据指导属于法官的职权范围, 法官可讯问当事人, 可以从法院地去其他地方调查, 也可非常广泛地运用宣誓等。^[1]

[1] 关于证据的概述, 参见多卷本 *La preuve, della Recueil J. Bodin*, 16 ~ 19, Bruxelles; G. Pugliese, *La preuve dans le procès romain de l'époque classique*, in *Scritti di G. Pugliese*, 1, Napoli, 1985, 341 ss.; G. Broggin, *La prova nel processo romano arcaico*, in Id., *Coniectanea. Studi di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66, 133 ss.; G. G. Archi, *La prova nel diritto del Basso Impero*, in Id., *Scritti*, Milano, 1981, 1855 ss.

将证据所涉及的问题以如下方式排列比较妥当：证据概述、当事人自认、推定、以特殊方式探讨涉及人的身份的案件的问题。

关于证据概述，首要的问题便是谁承担证明责任（D. 22. 3. 2, D. 22. 3. 18. 2, D. 22. 3. 1, D. 22. 3. 17, D. 22. 3. 18. 1, D. 22. 3. 11, D. 22. 3. 19pr. - 1. 3 - 4, D. 22. 3. 21），^{〔1〕}随后探讨了一方当事人已证明其主张时的情况（D. 22. 3. 23, D. 22. 3. 6, D. 22. 3. 22, D. 22. 4. 4 - 5），以及应当何时及如何采信书面证据或证人证言（D. 22. 3. 10, D. 22. 3. 13）。

关于自认：D. 22. 3. 25pr. - 4, D. 22. 3. 27。^{〔2〕}

关于推定：D. 22. 3. 26, D. 22. 3. 5, D. 22. 3. 19. 2, D. 22. 3. 9, D. 22. 3. 5. 1, D. 22. 3. 3, D. 22. 3. 24, D. 22. 3. 4, D. 22. 3. 18pr.。^{〔3〕}

关于其中涉及人的身份的案件，明确了哪种证据在这

〔1〕 关于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参见 G. Pugliese, *L'onere della prova nel processo romano per formulas*, in *Scritti cit.*, 171 ss.; E. Giuffrè, *Necessitas probandi*, Napoli 1984. 本卷的译者就该主题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并将发表其成果，他肯定会比我更恰当地援引这方面的文献。

〔2〕 尽管优士丁尼时期具有不同类型的诉讼，一般仍应强调，此处所探讨的问题并非是指诉讼开始时在法官面前的自认的问题。对此可参见 D. 42. 2, 其中适用的是“自认者业经判罚”的原则（参见 S. Di Paola, *s. v. Confessio in iure*, in *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 Torino）。此处涉及的主要是证据手段：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它们与关于言辞和行为的解释规则联系在一起。

〔3〕 “法律推定”是指通过适当的论证从已知事实推知未知事实。法律推定在修辞学中主要被用于法律诉状或法律辩护中，它在法学家的解答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就如在上引片段中，法律推定经常被具体化为对言辞或行为的解释规则。法律推定可被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反证推翻。仅在一些例外情况下，法律推定不能被反证所推翻，这被称为“绝对推定”。参见 G. Donatuti, *Le praesumptiones iuris in diritto romano*, in *Id., Studi di diritto romano*, 1, Milano, 1976, 421 ss.

类案件中是有效的 (D. 22. 3. 29pr. - 1), 以及在这类案件中什么是主要的推定 (D. 22. 3. 8, D. 22. 3. 14, D. 22. 3. 20, D. 22. 3. 30)。

6. 第四章以十分限定的方式涉及书证的证明力及其遗失的问题。该章得到了 C. 4. 21 的补充。在 C. 4. 21 中, 优士丁尼的多个谕令均反映了在法典化过程中对该问题的讨论和重新编纂。

在古代罗马法中, 要式行为的首要形式是手势和言辞, 此后则更多地依赖于为证明的目的而使用的书面形式。可以说, 虽然通行的规则逐渐变为法律行为的形式自由, 但作为行为意志的文字载体的书面, 已广泛适用于所有重要的法律行为。在特定案件中, 书面形式对于行为的本质变得不可或缺。事实上, 这种要式行为在较古老的时期就已存在, 它表现为在家父的收支簿中所作的债权债务登记 (债权誉账)。随后, 书面形式被用于异邦人之间的“文字”债: 约据和亲笔字据 (二者均是可反映其渊源的希腊文名)。前者一式两份, 缔约人各执一份; 后者仅一份, 由债权人保留。最后, 书面形式被用于证人签章的情形。书面形式的实践促使其进一步发展: 起初要求特定人来保管书面文件, 随后要求保管人的资质, 最后要求在一些情形中将书面文件列入专门的登记册中 (登记)。^[1]

[1] Cfr. F. Gallo, s. v. *Pubblicità (diritto romano)*,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37, Milano, 1988, 966 ss.; M. Amelotti, *Genesi del documento e prassi negoziale; Dall'epoca post-classica all'età di Giustiniano; Documento e documentazione*, in *Scritti giuridici*, Torino, 1996, 162 ss.; 181 ss. e Id., *Documento e documentazione*, in *Scritti giuridici*, Torino, 2014.

在该章中可区分如下议题：谁应当在诉讼期间向对方出示书证以及在何处出示（D. 22. 4. 1）；哪些书证可采信（D. 22. 4. 2）；关于书证伪造或日期造假的上诉（D. 22. 4. 3）；关于书证的保存 [D. 22. 4. 6 (D. 22. 4. 4 - 5)]。

7. 第五章涉及证人，它比前一章内容充实；该章在 C. 4. 20 中也有对应的标题。

作为证据手段的证人是众多立法改革的对象，有些改革激进，有些则相对保守。君士坦丁将人证（显然不能仅基于唯一的证人）等同于书证。优士丁尼对人证较不信任，证人的可信性取决于其社会地位（社会等级、信誉、德行、严谨）（D. 22. 5. 2）；但他规定了任何人除特定的豁免之外都须作证的义务，还规定了宣誓，以及在实践中禁止为获得可信证言而使用刑讯。询问证人起初是当事人或其辩护人的事情（采用交叉询问的方式），如今则由法官来负责。^[1]

关于证人，波蒂埃区分了四个议题：构成证据的证人的品质和必要数量；证人的传唤；如何以及何时在法官面前提出证人；作伪证的证人应如何以及由哪个法官来判罚。

第一个议题区分了两类证人：旨在完成交易行为的证人（D. 22. 5. 22）和出席审判的证人（D. 22. 5. 1. 1）。对于第二类证人，探讨了适格或不适格的证人（D. 22. 5. 18，

[1] Cfr. U. Vincenti, *Duo genera sunt testium. Contributo allo studio della prova testimoniale nel processo romano*, Padova, 1989.

D. 22. 5. 7, D. 22. 3. 7, D. 22. 5. 3. 5, D. 22. 5. 9, D. 22. 3. 16, D. 22. 5. 24, D. 22. 5. 6, D. 22. 5. 15pr., D. 22. 5. 21pr., D. 22. 5. 20, D. 22. 5. 21. 2, D. 22. 5. 25, D. 22. 5. 23, D. 22. 5. 11, D. 22. 5. 10)、法官采信或不采信证人的职权范围 (D. 22. 5. 13, D. 22. 5. 2, D. 22. 5. 1, D. 22. 5. 3pr. - 2)、构成证据的证人的必要数量 (D. 22. 5. 12; D. 22. 5. 17)。

第二个议题探讨了可被传唤或不可被传唤的证人 (D. 22. 5. 21. 1, D. 22. 5. 4 - 5, D. 22. 5. 3. 6, D. 22. 5. 8, D. 22. 5. 19pr. - 1)、应传唤的证人数量和传唤的方式 (D. 22. 5. 1. 2)。

第三个议题探讨了证人是否仅在宣誓后才能被采信 (D. 22. 5. 3. 3 - 4)。

第四个议题: D. 22. 5. 16。

8. 第六章涉及对法和事实的不知两方面的问题; 不知还与意思形成相关的错误——瑕疵问题紧密关联。有意思的是,《优士丁尼法典》第一卷在法的渊源之后紧接着就讨论该主题 (C. 1. 18)。另外,某些法学家详细阐述了该主题——我们知道保罗关于该主题的论著:《论对法和对事实的不知》单卷本 (D. 22. 6. 9)。事实上,该主题通常在与特定行为或救济方式的关系中来讨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该章的标题显得相当具有“总论性质”。对此,保罗的前引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构成关于解释性的体系重构的出发点。在我们当代教义学体系中,惟有认真通读教科书,我们才会清楚地了解该主题。

关于该主题,首先区分了不知的类型 (D. 22. 6. 1pr., D. 22. 6. 1. 3 - 4 - 2); 然后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对法或

事实的不知是否构成对不知人的利益的规则，或者是否先决问题的规则（D. 22. 6. 8, D. 22. 6. 7）；根据第一项规则，对法的不知而非对事实的不知损害不知者的利益（D. 22. 6. 1. 1, D. 22. 6. 4, D. 22. 6. 9. 5, D. 22. 6. 2）；该规则的例外（D. 22. 6. 9pr., D. 22. 6. 10, D. 22. 6. 9. 1 - 3 - 2, D. 22. 6. 6, D. 22. 6. 3. 1, D. 22. 6. 3pr.）；以及某人的智识或不知是否可损害他人的利益（D. 22. 6. 5）。〔1〕

9. 我很高兴在序言的结尾指出，本卷的拉丁文翻译工作由胡东海博士在罗马完成，腊兰（L. Colangelo）博士对译文进行了校对。译者曾在湖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校活跃着由徐涤宇教授创立的罗马法系研究中心。在承担这项翻译工作的同时，胡东海博士攻读了由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和罗马第二大学联合培养的“罗马法体系与法的统一”专业的博士学位。他于2014年7月结束了在罗马的学业，将回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展其教学研究工作。

本卷的翻译是在“罗马法体系下中国法典化与法学人才培养研究中心”的项目框架下进行的。该中心由罗马第一大学、罗马第二大学、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文化遗产部和中国政法大学共同组建。在完成《民法大全选译》后，我们启动了将《学说汇纂》全部从拉丁语译成汉语的

〔1〕 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参见 E. Betti, *s. v. Errore*, in *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 5, Torino; F. Vassalli, *Iuris et facti ignorantia*, in *Id.*, *Studi giuridici*. III/1. *Studi di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60, 425 ss.; P. Voci, *Errore.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37; U. Zilletti, *La dottrina dell'errore nella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61.

宏伟计划。本卷的翻译将我们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能与中国的同仁通力合作来完成该计划，我深感荣幸。本书的出版得到上述中心的资助。

桑德罗·斯奇巴尼

罗马第一大学

2014年8月15日于罗马

凡 例

一、本书采用拉丁文与中文对照形式编排，拉丁文在左，中文居右。书中的拉丁文原文来源于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主编的 *IUSTINIANI AUGUSTI DIGESTA SEU PANDECTAE* (MILANO-DOTT. A. GIUFFRÈ EDITORE - 2007) 一书。

二、拉丁文原文下方脚注中的 “Mo. - Kr.” 是指 “*Corpus Iuris Civilis, Volumen Primum, ...Digesta, recognovit Theodorus Mommsen, Retractavit Paulus Krueger* [editio stereotypa duodecima, 1911], rist. Hildesheim, 2000” 一书。

三、拉丁文原文下方脚注中的 “Mo. ed. maior” 是指 “*Digesta Iustiniani Augusti recognovit, adsumpto in operis societatem Paulo Kruegerio, Th. Mommsen, Berlin, 1868 ~ 1870* (rist. Goldbach, 2001)” 一书。

四、拉丁文原文下方脚注中的 “Hal.” 是指 “*Digestorum seu Pandectarum iuris civilis libri quinquaginta, nunc primum ad fidem Pandectarum Florentinarum sexcentis loci emendati, supra Gregorij Haloandri editionem, Parisiis, 1548*”